

养鸡趣事

□崔海波 文/摄



我的父母很喜欢养鸡，但限于场地，只在后院搭个小小的窝，规模不大。他们的日常话题绕不开“鸡喂了么”“蛋下了几个”。有一回，我请他们在城里的饭馆吃饭，他们把吃剩下的鱼头虾壳打包带回去，说是让母鸡们尝尝星级酒店大厨的手艺。我以前基本不沾手父母的养鸡大业，直到有一回在父亲的指点下，从鸡窝里掏出一只温热光滑圆润的蛋，这才对“叽叽复叽叽，小鸡变母鸡。青菜加米粒，生蛋不休息”的它们刮目相看。

A 某一年冬天，父亲花一百元钱买来四只不大不小的鸡，到过年的时候，两只公鸡很肥了，这就杀掉吃了，留下母鸡下蛋。

一开始，两只母鸡关在同一只笼子里，父亲说，凭他多年的经验，估算着开春就该下蛋了，可是过了正月迟迟不见有蛋，他感觉有点蹊跷。有一次，父亲意外地发现两只母鸡正在啄食一只鸡蛋，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，它们像是商量好了似的，你下的蛋分享给我吃，我下的蛋分享给你吃，蛋黄蛋清蛋壳吃得一千二净，不让主人看出蛛丝马迹。若不是被父亲撞见，母鸡之间的这场“君子协定”还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执行下去。

父亲很懊恼，自责看管不力，错失了头生鸡蛋。在我们樟村，村民们把母鸡下的第一只蛋叫头生鸡蛋，据说营养价值极高，老人们自己舍不得吃，一般都是留给孙辈吃。父亲一气之下把两只母鸡分开来关押，并时刻关注它们的屁股动态，总算有了收获。父亲还分析说，母鸡啄食蛋壳，说明它体内缺钙。为此，他特意去菜场买了虾和蚬螺，自己吃虾肉蚬螺肉，给鸡吃壳，说是虾壳蚬螺壳里钙的含量很高。

我问，蚬螺壳那么硬，鸡吃得了么？

父亲说，鸡很要吃。对于母鸡强大的消化系统，我唯有佩服。

今年，我家养了三只母鸡，它们共处一个窝。母亲每天不止一次地去摸鸡的屁股，然后估算下蛋时间，误差只在十分钟之内。母亲说，其中一只鸡下的蛋，三只鸡都不会抢食，不知是因为它下的蛋不好吃还是害怕它，另外两只鸡下的蛋一落地，三只鸡就抢着吃，这真是一个有趣的谜。

某一次，我见鸡窝里有一只鸡蛋，其中一只鸡已经把尖尖的嘴伸向蛋壳，就在它快要啄下去之际，我大喊一声“别吃！”伸手快速把温热的蛋捡了起来。起身时正好与它愤怒的眼神相遇，心里顿时有点过意不去，但是这种歉意在心中只停留几秒就消失了，我们天天喂食不就是为了收获蛋么？这么一想，我就理直气壮地将蛋拿进了厨房。

我不知道鸡的智商在动物界算是高的还是低的，有时候感觉它还是挺聪明的。比如，鸡会用泥沙摩擦自己的身体，然后抖抖翅膀，沙土以及寄生在身上的鸡虱或其他虫子随着沙子一起抖落下来。有时候感觉它并不聪明，当然我只是用人类的标准去评判动物。有一回，父亲告诉我说，黑母鸡在窝里蹲了好一会儿了，估计马上就要下蛋了。我赶紧拿着手机去拍视频，开机几秒钟后，下蛋大戏果真开始了，我将全过程完完整整地录了下来了。黑母鸡下完蛋，一转身发现我在偷拍它的隐私，狠狠地瞪了我两眼，然后，一脚把蛋踢到角落里。这一波操作太令人费解了，为什么拿自己亲生蛋当出气筒呢？踢碎了咋办？

B 鸡是杂食动物，不仅爱吃青菜米糠，也爱吃各类荤腥。

有一首儿歌这么唱：小鸡小鸡，叽叽叽叽，吃到虫子，欢欢喜喜。鸡爱吃虫子，这是连幼儿园小朋友都知道的常识。实际上，鸡对虫子的爱是有选择的。

上周我跟父亲去翻地，父亲叫我带上一个广口瓶，说是可以带几条蚯蚓来喂鸡。蚯蚓是一种奇丑无比的动物，无论是它的颜色还是扭动的身躯都令人作呕，但鸡却非常喜欢吃。父亲一锄头下去，翻起大块泥土，里面总有一两条或大或小的蚯蚓在蠕动，我克服千万重心理障碍，从父亲的锄头底下捏住蚯蚓快速扔进瓶子里，唯恐它粘住我的手指。翻完一块地，蚯蚓也积攒了半瓶，带回家倒在地上，母亲掀开鸡窝罩，几只母鸡像是饿了三天三夜

似的，箭一般冲过来抢食，父亲乐呵呵地看着它们狼吞虎咽的吃相，充满热望地说：“明天生个双黄蛋哦！”

丑陋的蜘蛛也是母鸡爱吃的荤菜。记得我小时候从干柴堆里捉来几只蜘蛛，放在母鸡面前，蜘蛛仓皇而逃，母鸡箭步上前，一口一个，那可真叫“快、准、狠”。不过，母鸡并不是对所有的虫子都来者不拒。贝母地里最常见的害虫叫沙虫，形状像一条蚕，它的身体是白色的，头部金色，比蚯蚓和蜘蛛漂亮多了。沙虫是金龟子的幼虫，学名叫蛴螬，贝母的根被它咬断后基本上就死定了。有一回翻地的时候，我问父亲：“鸡要不要吃沙虫？”父亲说：“有时候吃，有时不爱吃。”估计沙虫不如蚯蚓和蜘蛛美味吧？可见母鸡对美食有自己的评判标准，绝不以貌取虫，“色香味”三要素中，最不看重的“色”。

C 某日午后，我和父母一起坐在屋里看电视，父亲突然问道：“今天鸡有没有下过蛋？”

母亲抬头看看墙上的挂钟，说：“应该到时候了。”

我说：“母鸡下了蛋一般都是会叫的，我没听见它叫。”

父亲说：“这只鸡不会叫。”

我半信半疑地来到后院，母鸡见我靠近，仰起头，眼神警惕中略带几分傲然，它身边真有一只光溜溜的蛋唉！俗话说，会哭的孩子多吃奶。母鸡也一样，它如果下完蛋后“哥哥大”地叫唤几声，向主人撒撒娇卖卖萌发嗲，好吃好喝的就会送到嘴边来了。这只鸡居然闷声不响的，太低调了。幸亏鸡窝里就它一只，如果有一大群的话，说不定功劳会被其他母鸡抢走了。

当天晚上，我把母鸡的照片及其趣事发到微信朋友圈，朋友们除了对它的身材羽毛大加夸赞外，比较一致的评语是：下完蛋后高调地嚷嚷，虽然能讨到吃食，但是蛋被人捡走了，得不偿失。低调一点，蛋就归己所有了。

又一日，我和父母在屋里正聊着天，突然听到母鸡发出一声“哦——”的叫唤，原来它不是哑巴鸡。我感到莫名其妙，下完蛋不叫，这会儿怎么开金口了？

父亲见我一脸的狐疑，笑着说，肯定是麻雀又来抢它的吃食了。我转头望向窗外，可不是，有只麻雀正好飞离鸡窝，两只翅膀扑腾出一种吃到白食后的得意和欢

欣。原来母鸡的这一声“哦——”是驱逐令。

父亲说，这只鸡很聪明的，它跟我们相处时间长了，听得懂人话。

我说，最多也就能听懂几声口令吧，比如你唤它来进食或者叫它进笼等等。

父亲摇摇头说：“不止这些，有一回，你妈说，等到立夏节，把这只鸡杀掉。它听了就不下蛋了。后来你妹妹说，不要杀，冰箱里还有一只盐水鸡，立夏节可以吃。第二天它又下蛋了。”我听了哈哈大笑。

夏日里，鸡窝散发出的臭味比较重，再加上蚊蝇滋生，而母鸡也要歇夏，产蛋量明显下降，这就不讨人喜欢了。父亲在山上建有一间小屋，平日里放农具，他把几只母鸡挑到山上去放养，小屋面前有块空地，正好让母鸡们散步溜达，顺便找点虫子改善伙食。再说，我家的母鸡都是内向型的，下完蛋后默不作声，养在山上应该不会招贼覬覦。父亲每天干活去时，带点鸡食去，收工回家时，把蛋捡回家，很方便。某日，父亲去小屋喂鸡时，与一村民相遇，没聊上几句，围墙里的一只母鸡突然“咯咯咯”地叫了起来，那村民诧异地问：“你怎么把鸡养在这里？不怕被偷么？再说，山上还有黄鼠狼呢。”父亲感到好生奇怪，养在家里个个都像是哑巴鸡，到了山上怎么性情开朗唱起歌来了？这不是给它自己招惹杀身之祸么？于是，这天收工时，父亲将鸡装进箩筐，挑回了家。



三江月

乐活

责编李菁 审读刘云祥
2022年5月28日 星期六
美编雷林燕